

陳淳淳



原創走廊

## 讀海

海，是大自然最壯麗的詩篇，以其雄渾、深邃和變幻莫測，吸引著無數人去探尋、去感悟。每次來到紅塔灣，凝視那片湛藍無垠的海域，彷彿邂逅了一本古老而深邃的書卷，每一頁都寫滿了文明的更迭，每一行都鐫刻著歷史的滄桑。海，自古以來便是詩人筆下的浪漫，是旅人靈魂深處的嚮往。紅塔灣的海，如同一本永遠翻不完的書，每一眼都能發現新的章節，每一次的體驗都能獲得新的啟發。漫步在沙灘上，彷彿能聽到時間的低語，感受到自然的呼吸，更能心底泛起浪花般的層層漣漪。紅塔灣，這片廣袤無垠的海域，宛如一部浩瀚深邃的鴻篇巨著，承載著自然的奧秘、生命的傳奇和歷史的滄桑。它以波濤湧動的磅礴文字，潮起潮落的亘古哲思，化作浪濤的絮語，層層疊疊地推向趕海人的耳畔，悠悠訴說著往昔的風雲變幻與現代的文旅交織。

作為石獅十里黃金海岸濱海文旅的核心景點，紅塔灣擁有綿延的沙灘和碧藍的海水，是天然形成的優質海濱浴場。沙灘整體呈U形環抱海灣，形似一彎新月鑲嵌於碧海之間。退潮時顯露出大片鏡面般的淺水沙灘，在陽光下反射出天光雲影，倒映出夢幻般的流動畫卷。彎月般的沙灘將自然造物的柔美與地質奇觀巧妙地結合，無論你是親子戲海、情侶漫步、攝影追光、還是有氧運動，皆能在這片充滿活力與熱情的海岸線找到專屬的浪漫。

當下午驕陽的熾熱開始收斂，餘溫仍在瀰漫，紅塔灣旅遊公路上，各款各色的車輛交織出濱海最美的風景線，小轎車、大巴士、公交車、摩托車與自行車在濱海公路上川流不息。行道上的棕櫚樹筆直的樹幹如同五線譜上的音符，在橫向延展的海岸線上譜寫立體樂章。海岸邊的木麻黃樹，以海疆衛士的姿態，築起海岸線的生態長城，守護著這一方水土。海濱浴場人山人海，五彩斑斕的泳圈在浪尖上跳躍出盛夏的圓舞曲；沙灘

上的人潮如跳動的音符，和著層層疊疊的浪濤聲在海風中交響。盛夏的紅塔灣是自然與生命共舞的立體劇場，每一幅光景都充滿著熱量與活力。

赤腳走過海濱浴場那片遊人如織的沙灘，沿著北邊方向行走，遠離了人潮的喧囂，只有濤聲依舊層層喧嘩。退潮後的沙灘上，歪歪斜斜的腳印，如同潮汐與生命共同書寫的詩行。我踩著細沙，深一腳淺一腳地行走到沙灘的盡頭，選一處嶙峋礁石，坐看海天一色，細細聆聽海的聲音。浪濤層層疊疊的絮語，傳遞著大海寬廣無垠、包容萬物的胸懷。無論江河攜帶多少泥沙，無論天空飄落多少塵埃，海，都以寬廣的胸懷、開放的姿態，讓納來自四海八荒不同的膚色與文化。這種包容一切的精神，啟示著人們：海納百川，有容乃大。

讀海，彷彿在翻閱一部浩瀚的歷史長卷，透過無垠的海平面，穿過時光的隧道，探尋人類文明的興衰軌跡，感受歷史長河的波瀾壯闊與歷史滄桑。從古至今，在這片海域，無數的船隻在它的懷抱中穿梭往來。以海為橋樑，海上絲綢之路的商船，穿過這片海域，乘風破浪，駛向遙遠的異國他鄉，那飄揚在桅桿上的船旗，宛如一條閃耀著光芒的彩色絲帶，連接起東西方的千年文明與現代文旅的交流與融合。

讀海久了，便覺得自己也變得心胸開闊起來了。其實在海的字裡行間，從沒有固定的意思。同一片海浪，有人讀出波瀾壯闊，有人讀出滄海桑田。讀海的人，或許讀的不僅是海，而是借海的波瀾，讀自己心中的潮起潮落。

往回走時，浪花依然層層疊疊，腳步依舊深深淺淺。原來在海邊漫步，從不是簡單的行走。生活就像這沙灘，會留下腳印，潮起潮落間，有些腳印會被浪潮撫平，有些則深深鐫刻在時光裡。人生的每一個足跡，無論深淺，都是生命旅程的見證。也許生命中的腳印會消失，但人生的路，永遠都在腳下。

2025年7月21日

王強

# 「漲海聲中萬國商」 與「市井十洲人」

## ——泉州海絲遺韻的當代表達



絲路溯源

當南風吹過刺桐古港，潮聲拍岸，千年海絲的餘韻似又甦醒。這個盛夏，一場全國性文化創意設計人才培訓來泉州采風，將那句「漲海聲中萬國商」的詩意，再次嵌入當代設計語彙，延展至全球文明的對話版圖。

唐人陳陶在《泉州刺桐花詠》中寫道：「海曲春深滿郡霞，越人多種刺桐花。」盛放的刺桐花，不僅是城名的由來，更是當年萬帆競發的註腳，見證泉州作為「東方第一大港」的盛世榮光。

2025年，獲國家藝術基金支持的「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創意設計人才培訓」，於7月17日至21日來到泉州進行采風，項目團隊考察和課程培訓。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設計師、非遗傳承人與文化學者齊聚一堂，共同探尋這片海洋文明與多元信仰交織之地，哪些符號最能映照中華海洋精神，又如何在當代語境裡煥發新生。

## 千年港口的潮聲回響

「蒼官影裡三洲路，漲海聲中萬國商。」宋人李邴的詩，至今仍是泉州海絲榮光的生動註腳。昔日刺桐港，載著香料、瓷器與絲綢，遠航南洋，聯結東西，成就「東方第一大港」之名。市井之間，薈萃「十洲人」，九日山祈風石刻、德濟門遺址、洛陽橋、安平橋等文明遺痕，如散落碑刻，默然記錄著往來歲月。

漫步古厝深巷，燕尾脊高翹，風獅爺迎風矗立，簷角滴水獸輕聲低語，這些細節早已化入泉州人的日常，成為海絲文化裡信仰、商貿、技藝與生活交織的流動記憶。

## 飛天再現：

## 「市井十洲人」的美學想像

在培訓現場，一幅以唐卡技藝繪成的長卷《海上絲綢之路世界商埠圖》鋪陳開展：「刺桐飛天」舒展雲浪般彩帶，既融合煌伎樂天的線性之美，又糅合印度妙音鳥與西方天使的意象，跨越時空，再現宋元泉州「市井十洲人」多元交融的繁華盛景。

金國平教授亦於泉州歷史博物館及「請茶時間美學空間」分享十五至十八世紀澳門開埠與發展史，講述葡萄牙航海者與福建閩南移民如何牽引文化與物種的往來。泉州之於世界的意義由此更為凸顯——她早已是文明交流的前沿碼頭。

如學者所言：「飛天從非凝固的圖像，而是一場未竟的文明對話。」她曾舞於開元寺的大殿梁柱間，也隱現於南音絲竹、刺桐花影之中，成為泉州人心底對大海無盡的凝望與嚮往。

## 從古韻到「今潮」：

## 文化符號的活化之道

然而新的課題亦隨之而來：古老符號

鄭亞鴻

## 窗外的芒果



談古論今

盛夏七月，在我家窗外可以看到小區與北渠之間通道上一列幾十株芒果樹上，長滿成熟的芒果。一個個芒果在陽光的照射下，閃爍著黃色的光芒。陣風吹來，芒果隨風搖晃。這些芒果樹是

20餘年前小區建成時種的，如今已有4層樓高，且枝繁葉茂，儼然成了停在樹下的小車的防曬棚。

我覺得奇怪的是，這些熟透了的芒果，卻不見有人採摘。大家知道，芒果味道香甜，營養價值高，是一種好水果。要是在困難時期，即使大人不來採摘，這些芒果早就被孩子們爬樹或用竹竿採摘光了。這是否說明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以致以對掛在樹上的芒果見怪不怪、熟視無睹？

看著樹上的芒果，我想起少年時我和夥伴偷摘龍眼的往事。我家有20多株龍眼樹，是我爺爺下南洋前種的。小時候龍眼熟了，任我摘，任我吃。我會自己爬上龍眼樹，挑著龍眼吃。到了上學年齡，我被父母接到城裡上學。但每逢暑假，我都急著回家鄉，因為開學前，龍眼熟了，我可以和小夥伴們在龍眼林裡玩耍，爬龍眼樹、摘龍眼吃。後來，公社化了，果樹全部收歸集體所有。我們暑假回家鄉，要吃龍眼，那就得買。

那時村裡在龍眼成熟時段有專門的護林員，偷摘龍眼被發現是要罰款的。我和小夥伴們由於嘴饑，又沒錢，經常在晚上利用天黑去偷摘龍眼。記得有一天晚上，我同一位小夥伴爬上龍眼樹上偷摘龍眼，被護林員發

如何走出「博物館式沉睡」，進入當代人的生活，成為可感知、可共鳴、可再創造的文化能量？

在實地採風與課堂思辨中，學員們嘗試多種可能——

走訪漢侯博物館，對比古今德化瓷器的精妙，探討現代釉彩的流光變化；也有人將刺桐飛天結合唐卡重彩，繪成百米長卷，並延伸為數位影像與「飛天T恤」，以礦物顏料與幾何構圖，為古老圖騰注入新視覺；

有人將燕尾脊與滴水獸轉化為3D列印胸針、絲巾與家居飾品，讓傳統圖像成為可隨身攜帶的「文化敘事」；

更有學者提醒：「文化的再生，必須觸及精神內核。」風獅爺鎮村禦風，可延伸至當代的生態防災議題；飛天與滴水獸亦可與南音洞簫、波斯烏德琴交響，奏出泉州絲路的新章。

## 思辨交鋒：在地與全球的張力

於黎明大學與華光學院的圓桌對話上，「如何在在地性與全球化之間尋得張力與平衡」成為熱議焦點。

有人認為，文化若無法跨域「變異」，便難以新生；正如檳城極樂寺的飛天雕塑，正是多元嫁接的產物。亦有人提醒，若一味迎合市場化與「國際審美」，文化根脈終將被沖淡。

「刺桐飛天的彩帶，既是敦煌壁畫的延續，也能化作數位世界裡的動態數據。」

一位澳門青年設計師笑說，「關鍵在於，它不能只是好看的圖，更要成為能被體驗、共鳴與再造的文化聲音。」

## 泉州啟示：

## 從刺桐花落處再出發

這場培訓不僅是一堂結合設計、產業與文化認同的實作課，更是一道面向未來的命題：如何以AI、3D列印、新媒體與新消費，讓千年符號走出展櫃，成為當代的「精神圖騰」，不再只是歷史標本。

「海曲春深滿郡霞」，春深夏遠，刺桐花開，晉江入海，潮聲未息。學員沿著沿海公路北上，遠望江海交匯、貨輪如梭，紅磚古厝、媽祖廟影半隱榕蔭之間，耳畔似有潮聲與浪語低迴：

「州南有海浩無窮，每歲造舟通異域。」

航船未曾停息，故事亦未止步。在「各美其美、美美與共」的文明共識裡，泉州或許從未離開世界舞台，只是換了一種姿態，續寫著屬於這座海絲古港的新傳奇。

當飛天再度彩帶凌空，風獅爺嘯風鎮村，設計師以3D列印與AI筆觸續寫匠心，一場新的「海絲故事」，正從刺桐花落處，悄然啟航。

現堵在樹下。我從樹上下來時，護林員抓往我，手電筒往我臉上照。

「嘆，這是誰家的孩子？」他不認識我。我趁機掙脫他的手跑掉了……現在的孩子們，肯定沒幾人攀爬過樹，也沒有我們當年爬樹的功夫和快樂。如今有的孫輩們，水果送到眼前，也未必想吃，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！

看著樹上的芒果，我還想起50多年前我們種芒果樹的情景。那是在山美永庫建成後不久，我們這些水庫的職工參加植樹綠化勞動，在生活區周圍和大壩下游溪的兩旁種植果樹，主要有龍眼、荔枝、芒果等。

在生活區通往水電站地下廠房的路上兩側，種的就是芒果樹。

為了綠化美化生活和工作環境，大家都幹勁十足。

為了保證果苗的成活率，我們盡量把穴位挖得深一些。記得當年我們看了一部朝鮮電影《摘蘋果的時侯》，我們邊種樹邊戲言，以後我們也可拍一部《摘芒果的時侯》。

幾年後，我們嘗到了勞動果實，每人都分到一袋芒果。自己的勞動果實，吃起來分外香甜。當年的芒果樹，如今已長成枝繁葉茂、遮天蔽日的大樹了。

忽然有一天，早上從窗外望去，一夜之間小區芒果樹的芒果都不見了。

是小區物業還是什麼人採摘走的，不知道。但我覺得很好，比讓它們爛在樹上好，這叫物有所歸，是對大自然賜予的珍惜。

（2025年7月20日）

**菲律賓商報**  
CHINESE COMMERCIAL NEWS  
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 
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 
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  
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  
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  
營業部：227 Dasmariñas St., Binondo, Manila  
電話：79606382 · 82411756  
傳真：82411588  
電郵地址：siongpo@gmail.com  
電子網頁：[www.shangbao.com.ph](http://www.shangbao.com.ph)

member:UPMG GROUP

請掃描關注微公眾號  
商報  
Android 客戶端下載

本論壇投稿郵箱：[siongpofoorum@gmail.com](mailto:siongpofoorum@gmail.com)